

少 儿 科 幻 新 作 系 列

神 奇 的 旅 伴

宗介华 著

科学普及出版社



少儿科幻新作系列

神奇的旅伴

宗介华 著

科学普及出版社

• 北京 •

目 录

1	开篇
2	一、不找伙伴，却偏偏来了位小伙伴
8	二、文弱书生却有不凡奇功
13	三、饭馆里的风波
18	四、警察赶来了
24	五、火眼金睛
28	六、大鼻子与黄头发
36	七、这钱，我绝不能收
41	八、谜中谜
49	九、冤家路窄
55	十、大眼瞪小眼
60	十一、不打不相识
65	十二、“驴的”坡下“抛锚”
71	十三、神医
78	十四、短兵相接
88	十五、意外的谜底
94	后 记

开 篇

我喜欢写日记，那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。

一天天。

一周周。

一月月。

一年年。

我把每天发生在我身边的最有趣的事情记下来，如同录入了“记忆库”，闲暇时翻开重温一下，往昔的一幕幕就会电影般地“再现”了。尽管那中间蕴藏着酸甜苦辣，有时甚至令你哭笑不得，但由于那曾是我亲身经历过、感受过，又亲笔“记录”过的“脚步”，自然也倍感亲切。

日记为我的生活做出了记录。

日记为我的生活增添了欢乐。

日记为我的生活留下了脚步。

日记为我的生活插上了翅膀。

当然，那些日记不会全是繁花似锦般的美妙，有的就如同水一般宁静。不过，水自有自己的魅力。

然而，有一组日记却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。

那是个暑假，我只身外出旅游，碰见位老爷爷，他领了个小儿子，非要让他与我同行，我推托不过，只得答应。谁知，从此……一系列……稀奇古怪……的……事情就……就……

怎么说呢？既然故事已经拉开帷幕，小主人公已经跃跃欲试……那么……那么，就让我那位神奇的旅伴……更快地……更快地出场吧……

一、不找伙伴，却偏偏来了位小伙伴

有人说我孤僻。

有人说我清高。

有人说我贪玩。

有人说我傲慢。

说起来也怪，我生来好动，好玩，特别是“离家出走”似乎成了我的“强项”。

那年我刚刚三岁，伸手够不着桌子，走路犹如唐老鸭，可就爱往街上跑。妈妈说我玩野了心；奶奶说我长大了应该当警察，整天在马路中间一站，多风光。我不明白妈妈与奶奶话中的含意是夸还是怪。

6岁那年，我去了天津。食品街的耳朵眼炸糕和狗不理包子令人垂涎；

7岁那年，我去了承德。内八庙的雄伟和外八庙的风光，深深理在了我的心底；

8岁那年，我去了山西。五台山的巍峨和云岗石窟的壮美诱人流连忘返；

9岁那年，我去了武汉，黄鹤楼的瑰丽和东湖的宽荡让人赞叹不已；

10岁那年，我去了山东，济南的趵突泉和泰山的玉皇顶时时在我眼前闪动；

.....

爷爷说：“你这孩子，心野了，北京装不下你了，爷爷活了大半辈子也没有你风光，甭说潭柘寺、戒台寺，就

连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北京来点名去的雍和宫，我还不知道里边是个啥样子哩。”

我听了一笑。北京我早转遍了。虽然许多地方我说不清、道不明它的来龙去脉，但只要一提名字，我的脑海中就会闪现出它的模样来。

当然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越来越不满足于当人家的“小尾巴”，似乎离开别人我就寸步难行似的。

你说呢？我如今已经12岁，不是个大人了吗？不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吗？比如去年寒假，就是我孤身一人乘火车去的哈尔滨，亲自揭开了冰灯之谜。那真是个奇妙的世界，在一片白茫茫的银色天地之中，又是一座座晶莹剔透的尤物。无论那人还是那桥；无论那塔还是那楼……它们都栩栩如生，富有灵气，俨然活物一般。

不过，我孤身远行，并不是莽撞从事。爷爷嘱咐我，对陌生人不要太亲近，钱物不要离开身，有事去找警察叔叔或是穿军装的解放军。

爷爷说得对，那都是他多半生的经验总结。其实，我自己还隐藏了一张“王牌”——武功。这是我偷偷向隔壁的李二叔学的。他在市体校当教练，有一身的功夫，一般三五个人到不了他的跟前。

据他说，一次他骑车回农村老家，回来时天已大黑了，偏偏又下起了雨。就在他躲在一个大庙旁避雨的时候，从黑影里“唿”地窜出来三个大汉，如同三只狼，恶狠狠地向他扑过来。

猛地，三只“狼”一齐跃了过来。也就在这时，只见

他飞起一脚，把一只“狼”踢到了树干上；双手一推，一只“狼”被推出去两丈多远，重重地撞到了庙墙上；而当第三只“狼”就要挨到身上时，他只那么一闪……那只“狼”来个前扑虎，“扑通”一声铁桶一般趴在了石块砌成的小路上。

刹那间，烟消了，云散了，李二叔没事般地登上车子回家了。

于是，我拜二叔为师，偷偷学艺。只身外出，身上没有点功夫是不行的。

……

今年的暑假又来了。我真高兴。我早就盘算好，今年我仍要一个人外出走一趟，而且要去更远的地方。

爷爷说我是野鸟儿——难入笼了；爸爸说孩子大了就该多上外边的世界闯一闯；妈妈说一个才念小学的孩子就到处跑，她总有点不放心，但要是随我一起去又不成。

爷爷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；爸爸在一家公司，白天晚上不着家；妈妈倒是身体好，也不像爸爸那样忙，但她在那个单位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不准请假……

那么，今年暑假我要去哪里呢？你猜？

我要去黄山，猜对了吗？

黄山是个十分神秘的地方。早就听人说过，五岳^①归来不见山，黄山归来不见岳，可见，黄山比五岳还要令人神往。而且，黄山已被划为世界级的风景名胜保护区了呢！

① 五岳：指东岳泰山、西岳华山、南岳衡山、北岳恒山和中岳嵩山。



我盼望着出发日期的到来。

终于，希望的曙光来到了，我打起行装，与爷爷、爸爸、妈妈以及邻居的小伙伴挥手告别，兴冲冲地上了路。

天上的鸟儿在飞。

路边的彩蝶在舞。

草中的小虫在鸣。

河里的小溪在淌。

黄山那高峻的雄姿渐渐向我移来。

我在唱歌。我在跳跃。我在大笑。我在展翅……突然，

路边闪出一个人，挡住了我的去路。“小朋友，请问，这一带……有个叫王飞的小同学吗？”

我一惊。他是谁呢？为什么打听我，我不认识他呀。不过，这人看上去七十多岁，两鬓灰白，双目放光，一副很有学问的样子。那么，他来找我……又是为了什么呢？

“您……找王飞……干什么呢？”我来了个反问。

“哈哈！”老人慈祥地笑了笑，“是这么回事。听说他喜欢旅游，可巧，我有个小儿子，跟他年纪差不多，也喜欢旅游，我想让我的小儿子跟他搭个伴儿。”

“王飞外出旅游从来不找伴儿。”

“一个人多孤单。”

“他从来不说孤单。”

“噢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嘻嘻，我就是王飞。”

“小淘气鬼，我早就知道你是谁，还跟我要什么把戏？”

我奇怪了，他怎么知道我？我好像从没见过他呀。出于礼貌，我恭敬地问道：“老爷爷，您……是谁呀。”

“我叫欧阳志笛，科研所的。”

“您的小儿子多大了？”

“跟你差不多。”

“那么小？”

“小儿子嘛，最后一个。”

“他……没来？”

“来了。”

我好奇地四下寻找，并没有第三个人。

“这么说，你同意他跟你作伴了？”

“不同意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从来就是一个人。”

“真要有点什么事，一个人总是不方便嘛。”

“没什么不方便的。我一个人多好，想走就走，想停就停，跟谁也不用商量。”

“要是我那小儿子完全听你的，听你指挥，怎么样啊？”

“那也是累赘。”我有些不耐烦，生怕老爷爷的小儿子粘糕般地粘上了我。

“不……不会的，”老爷爷不但不生气，反而“嘿嘿”地笑了起来。“这样吧，试一试。可我相信，小朋友，只要让我的小儿子与你同行这么一次，你就一定会……会喜欢上了他。下次嘛……我想你会邀请他再次与你同行。信不信？”

我犹豫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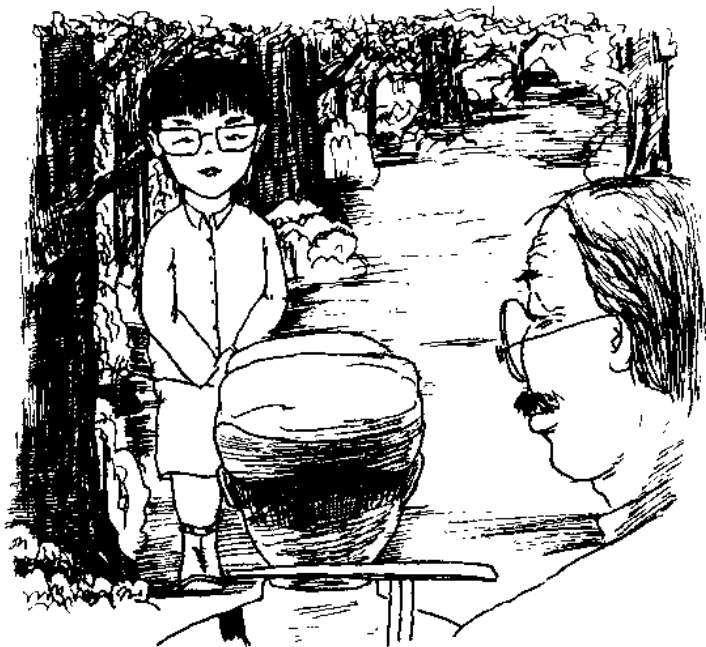
我退缩了。

我奇怪了。

我点头了。

可是，老爷爷的小儿子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？我暗暗地猜测，却又猜不出个所以然。

忽然，老爷爷的手一挥，一个影子从树后闪出来。呀！那是个与我年纪相仿，个头高挑，不胖不瘦，眉眼俊秀，



戴着副小眼镜的同龄人。

他叫欧阳 W5，简称小五子。就是说，他是老爷爷的第五个儿子。

“五子，来，见见你的这位新伙伴。”老爷爷对小五子说。

“你好，新朋友。”小五子彬彬有礼。

突然，我从小五子眼睛里发现了一个问题。

他……他……他是不是个……

二、文弱书生却有不凡的奇功

我们并肩往前走。

他叫小五子，在家排五。但问他那四位兄姐的情况，他却说不清。比如，是男是女？是高是矮？是胖是瘦？是黑是白？就连多大岁数他也一问三不知。是一家人吗？那是自然的。可一家人为何如同路人？他也回答不出。

当然，这是个谜，是我们相识后的第一个谜。

他的肤色发白，眉清目秀，如同一位文弱书生。但我发现，他的身体挺棒，走起路来很有劲，我都有些气喘吁吁了，他却无事一样，仍谈笑风生。

可是，当我问起他的身世，他又“无可奉告”了。

比如，你在哪所学校上学？

比如，你在读几年级？

比如，你都看过什么书？

比如，你最要好的朋友是谁？

……

他什么也不说。

他茫然地眨眨眼。

他摇摇头。

他微微一笑，就转过脸去。

好像这里边有什么秘密。

我不能再问下去。

我只得把话题岔开，去谈别的。

于是，他的“话匣子”又打开了，什么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、河里游的、树上爬的，他什么都知道。

似乎，他是个活电脑；

似乎，他是个万事通；

似乎，他是个无不知；

似乎，他是本百科全书。

我们走着。

我们谈着。

不知怎的，我们的话题又转到家庭上来。

“你爸……看上去像个大教授。”我说。

“……”他又不再生言。

“你妈妈……是干什么工作的呢？”

“……”他仍不吱声。

奇怪！

为什么一提家庭的事他就哑口无言了呢？

疑惑。

就这样，我们时而谈兴浓浓地，时而又冷冷清清地走着走着。

时间在悄悄地流着。

不知走了多长时间，忽然，天上起了风。

那风像是长了眼，功夫不大，就大肆地怒吼起来了。

狂风阻挡着人们的行进。

我们也得弓着身子往前走。

突然，小五子的眼睛一亮，像是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，在腰的部位那么一拍，顿时，在我俩的四周就出现了一个气场。

这是一个宁静的港湾。

这是一片神秘的净土。

尽管街道上狂风大作，而我们的身边却平和得很，一

丝风也没有，犹如两个天地。

我觉得奇怪，路边的人也疑惑地看着我们，因为他们都被狂风吹得东倒西歪，连路旁挺拔的大树都被刮得几乎倒下，而我们俩却没事似地昂着头、挺着胸，悠闲自得地向前走。

神了！

我有心想问一问身边的小五子，又不知如何说。无奈，只愿走吧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风倒是小了些，天上的乌云却越聚越多、越聚越浓、越聚越黑。天要下雨了。我提议到路边找个地方躲一躲，可小五子仍没事似地往前走，似乎什么变化也没有。

豆大的雨点甩下来。刹那间，地湿了。雨点打在路边的塑料板上“啪啪”作响。时间不长，我与小五子的身上、头上都湿了。雨水顺着头发向下淌，我们俩如同落汤鸡一样。

我再次提出避避雨。可小五子依然不吱声，自管一往无前。

“刷刷刷。”

雨越下越大。

雨越下越猛。

猛地，小五子又是眼睛一亮，用手往腰部那么一拍，呀，顿时，我俩头上、四周的雨消失了。

我茫然地眨眨眼，以为雨停了。可四下看看，大雨滂沱，如注地从天上倒了下来，雨雾融着狂风，打着旋儿

地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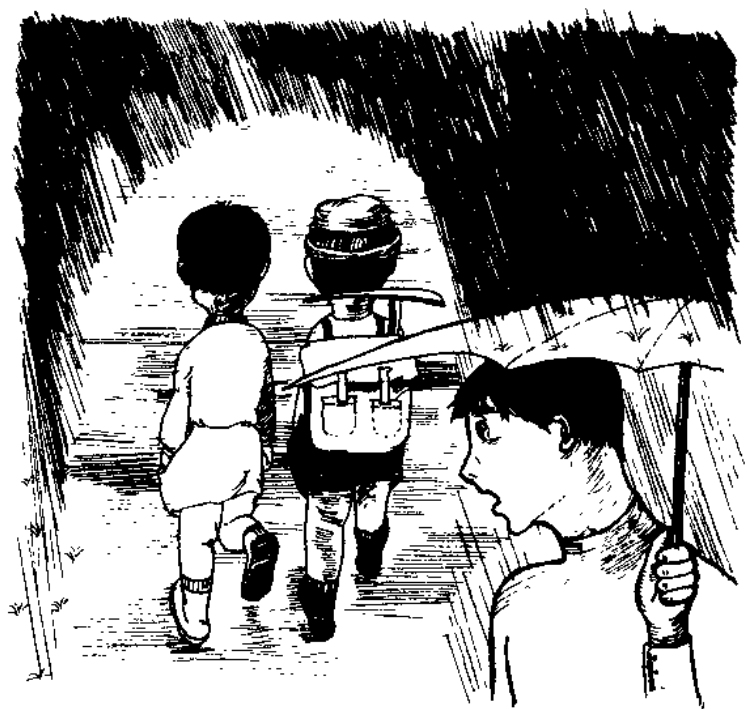
天要塌了。

地要裂了。

人们一群群躲进楼洞里，惊恐地向外张望着。汽车已经停驶，一辆辆地排在路边，犹如抛了锚一样。可是，我与小五子始终没有停步，照旧在风雨天中傲然地走着。头上无雨，身边无风。

人们惊呆了。

人们刮目了。



他们弄不明白为什么在此时此刻，我们俩人竟这样地与众不同，这样地风雨无阻，这样地“目中无人”……

其实，我也是满腹狐疑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“奇观”呢？说风停风就停，让雨止雨就止，难道这里边有什么……神秘的……法宝？

小五子很平静，什么也不说，什么也不看，只顾走路。走着走着，就与我说起了与风雨无关的话。

“你会用电脑吗？是用拼音还是用五笔字型？”

“你会唱英文歌曲吗？”

“你说，到了21世纪，世界的科学技术将会是什么样子？”

“你说，这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打起来吗？一旦打起来，谁是失败者，谁是胜利者？”

“你说，人类会在哪一年移居月球？宇宙旅游航线大约在哪一年开通？”

……

好家伙，他提的问题都很有趣，许多还是高科技方面的。

我在思索着。

我在寻觅着。

猛地，我一惊，这小五子难道是……

你说，小五子会是什么人呢？

三、饭馆里的风波

不知道我们走了多少时间。

不知道我们走了多少路途。

天阴着，雨下着，风吼着，人跑着。我的肚子已经饿了，“咕咕”作响，犹如开了锅似的。

“饿了吧？”我问小五子。

“不饿不饿。”他若无其事地说着。

我们仍在往前走。

我的肚子仍在叫。

实在走不动了，我提议到路边餐馆里吃点东西。他同意了。看上去，他也饿了，只是硬挺着。

这是一家川菜馆，取名“麻辣烫酒家”。走进门去，屏风上写了三行字：“你是怕不辣？还是不怕辣？还是辣不怕？这里都能给予满意的答复。”

不太大的店堂里已经坐满了八方食客。大家是冲着“三辣”而来，还是川味纯正？我不得而知，但只从人们脸上那种种不一的表情来看，这里是值得信赖的。

可惜，我不太爱吃辣椒，连妈妈在菜里放的几条小姜丝我都不吃，专门挑出来扔掉。

在靠窗子的一角，有个小条桌，两把椅子，脸对脸，我与小五子相向而坐。“你吃吧，我还不饿。”小五子说。

“跑了这么半天，哪能不饿呢？你别怕，我有钱。”我从衣兜里掏出一张100元的新票子，潇洒地往桌子上一拍，透出豪爽。

“不不，不是说钱，是我真的不大饿。”小五子连连解释道。这时，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块“小饼干”，扣子般大小，往嘴里一放，“好了，这就不饿了。”

我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饼干，又有多大“法力”，但